

紫世宗傳奇

郑波 何东●著



1247.4
631

紫世宗傳奇

鄭波 何东●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传奇新编

柴世宗传奇

郑波 何东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

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9.5 插页 2 字数 158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

ISBN 7-5325-0739-4

K·76 定价: 3.00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逛闹市柴荣问卦 遇不平义士挥拳	2
第 二 回	敬长辈姑侄情深 遇良缘龙婿得凤	21
第 三 回	愤世事立意救民 惩强豪英杰相助	42
第 四 回	得边警随师伐寇 驻邳城厉兵秣马	63
第 五 回	挥利刃使臣丧生 明大义众将誓志	80
第 六 回	守澶州初习吏治 纳符氏琴瑟互勉	103
第 七 回	治开封英才展翅 登大宝举国欢庆	125
第 八 回	冒矢石圣驾破坚 折懦将恩威并施	149
第 九 回	辨奸伪躬亲听案 平冤狱刑犯获生	170

第 十 回	沐天恩兄妹团聚 革陋习兵精马壮	192
第 十 一 回	纳善言胸怀九州 拯黎民御驾南征	210
第 十 二 回	除迷信舌战腐儒 利商贸集铜铸钱	232
第 十 三 回	勉同心英主赐书 破顽堡御驾再征	255
第 十 四 回	访宋州明察政弊 释民苦诏下令行	276
后 记		297



第一回 逛闹市柴荣问卦 遇不平义士挥拳

我国的唐朝、宋朝之间，相隔了五十三年（公元907年到960年），这就是通常所称的“五代十国”时期。这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纷争割据、天下大乱时期。当时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王朝，即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，变换了八姓、十三个皇帝，在中原以外的地区，则有十国，即吴、楚、南唐、前蜀、后蜀、南汉、北汉及吴越、闽和荆南。各地的封建军阀相互厮杀，干戈纷扰，以及北方契丹辽兵的几番南侵、掠夺；黎民百姓灾难深重，一些鱼米之乡，经过大杀大掠，成了赤地千里的地狱世界。俗话说：“乱世出英雄。”苦于战乱的百姓日夜盼待国家的统一和安宁。就在这时，在祖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擎天立柱、扭转乾坤的英雄，这就是本书的主人翁，后周王朝的第二代皇帝，周世宗柴荣。

故事开始时，这已是后晋的天福八年（943）。这天秋高气爽，凉风习习，太原城东大街的各家商铺，虽刚开市不久，已熙熙攘攘，十分热闹。

这时，从万富大茶行里出来了两个人朝西走去，其中一个二十开外，少年英俊；另一个五十上下，矮个子，肥脸塌鼻，细眉鼠目，尤其是他的两颗无时不在转动的小眼珠，一眼就看出是个精明善算的生意人。此时他边走边仰首望着身旁的年轻伙伴，正兴致勃勃、口讲指划地说：“荣弟，这次亏得你想了这好主意，从江陵贩茶来卖；刚才同茶行结了帐，竟得到两倍利息。和你合伙经商，可真是福星高照，财运亨通。”

那年轻伙伴出于礼貌关系，不时地含糊应声：“哪里，哪里……”此外很少搭腔，心里却嘀咕着：“颀跌利，你这石头里能榨出油的铁算盘，太原城里谁人不知；不然，从一副油担起家，到如今成了万贯大商，这钱财是从哪儿来的。这回我短少资本，才同你合伙从江陵贩来十车茶叶，侥幸得了厚利。我若见利迷性，不知个进退，和你一直厮混下去，说不定哪天把我这骨头架子也吃了呢！”

“荣弟，眼下产地的茶叶已下市，难以进货。你看，我俩再做别的什么生意？”颀跌利盯住问。

年轻伙伴苦笑了一下，含糊回道：“这兵荒马乱的世道，做点买卖也真难呵！年关前总得再跑它一两次，可做什么好呢？”从话音里，似乎他已琢磨出个眉目，可就是没说出来。

说话之间，两人已走到关帝庙前。提起这关

帝庙，当年可是太原城里数一数二的繁华地方，烧香的，玩杂耍的，卖小吃的，样样都有。颜跌利的小眼珠一转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拉拉那年轻伙伴的衣袖说：“听说这关帝极是灵验，你我何不进去烧炷香，一则感激神灵保佑我俩获得厚利，二则问问下回该去何方？做何经营？讨个吉利。”

年轻人一听此话，嘴角上不由闪过一丝轻蔑的微笑。他心里很明白：这一钱如命的守财奴根本不信什么鬼神，哪里舍得在这上头掏钱？无非是这回搭伙尝到了甜头，逗引自己说出下一步的盘算，再图些厚利。他看看天时还早，也就点头应道：“好罢，这乱世年头，武功是最要紧的了。我不求钱财，只求关帝为我们驱妖逐魔。”

两人进山门，经过前庭，来到大殿，举头一看：中央神座上那面如重枣的关羽，一手捋须，一手持着那本《春秋》，注目读史，神情凛然。正瞻仰时，庙祝已迎上前来，两人买了香烛，叩拜过后，又求了签。颜跌利一心想得个“上上”签，讨个好兆头；可是得到的竟是个“中中”签，签上那含混不清的诗文，别说经营什么，连那出行的方向，都没有个指示。年轻伙伴见颜跌利那副懊伤的神色，暗暗好笑：天神圣灵也说不出个名堂，自己当然可以讳莫如深了。两人到几处侧殿观览了一番，走出大殿，又回到了前庭。

关帝庙前庭十分宽阔，左右有两行长庑，被隔

成一间间小屋，早先是借给那些到府城赶考的秀才们读书用的，如今因多年不办考举，庙主便将它借给那些算命问卦的。这里面颇有名气的，是袁铁口，自称是袁天罡的后裔，得异人传授，吉凶祸福，论断如神；只要他口里说出的，无不灵验，所以又名“一口灵”。这天，他来到命馆，垂帘洒扫，挂出那“辨鱼龙、卜凶吉”的旗幡，诸事已毕，正在闲坐。此时，颀跌利两人恰好走过他的门首，颀跌利眼一眨，又出了个主意：关老爷跟前只是几根竹签，弄不出个名堂；算命的是活人，总能指出个东西南北。荣弟一高兴，把葫芦里的灵丹拿出来，我俩再合伙干一番，三七拆，我拿七成，来个财神进门，这才有意思呢！想着，忙笑眯眯地说：“荣弟！听人讲，‘一口灵’是再灵验不过的了。我俩既然路过此地，何不进去算个命。”

年轻伙伴摇摇头笑道：“‘富贵在天，死生有命’，哪里是算命算出来的。你要算，你进去，恕小弟不再奉陪。”颀跌利哪里肯放手，好说歹说，半劝半拉，两人终于一起走进了“一口灵”的命馆。

那“一口灵”，头戴九梁道巾，身穿玄色道服，面如古铜，鼻正口方，留着三绺短髯，从外表看倒有一派飘逸出俗之态。他见有客来，放下手中的《易经》，起身相迎。他看了看先进屋的颀跌利，问了八字，眯眼掐指细细算了一番，然后开言道：

“一生倒也平常，只是老来福添财至，甚是了得。”
颌跌利十分喜欢，还想刨底问个明白。“一口灵”
讪笑道：“阴鹭阳报，变幻莫测，虽说可预料个大概，岂能一言断终生哉！”说罢，又转脸看起那同来的年轻伙伴，真是不看则已，一看惊心，端的这副好相。但见他：

头戴织锦蓝纶巾，身着青色布袍，脚穿粉底乌靴；年龄二十上下，虎背熊腰，体格魁伟，脸庞椭圆，白里泛红；天庭广阔，地阁丰满，蚕眉虎目有精神，鼻直口方貌端正；举止言谈自一派，气足神异添威严。

“一口灵”忙动问：“先生大名？贵乡何地？”

年轻人欠身回答：“在下姓柴，名荣，表字君贵，世本邢州人氏。”

“一口灵”又问：“贵庚呢？”柴荣说了是龙德元年(921)生，并报了出生的月、日、时辰。

“一口灵”默默细算了一番，脸上呈露出惊异的神情，随着拿出卜卦用的蓍草，要柴荣抛一下。柴荣知道进了命馆的门槛，便得依言行事；听这话，也就拿起那蓍草，随手一抛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那蓍草竟不偏不倚地竖立在桌上。“一口灵”惊得两眼直愣愣的，嘴里喃喃自语道：“曾听师祖说过，抛出的蓍草能竖着的人，贵不可言。我自己行卦算命三十多年，却从未碰到过一个。如今这人凭他的八字算来，已是公侯以上；再说这蓍草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不由举袖擦了擦双眼，怕自己是眼花了。谁知定神一看，蓍草确实是端端地竖在那里。

“一口灵”赶忙离座，走到柴荣跟前，纳头便拜，诚惶诚恐地说：“贵人前程无量，不多时日，自当面南而坐。小的不知圣驾下临，有失远迎，请万万恕罪！”

这一来，别说一心在盘算下回生意的颀趺利给愣住了，连柴荣自己一时也不知所措。他早先读史书时，曾油然有感：自己虽是个从商的，但如今世事纷争，生灵涂炭，身为一个血性汉子，自当顶天立地作一番事业；更何况常言所说的，“皇帝轮流做，今年到我家。”只要抓住风云际会，说不定哪日会称孤道寡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心底深处的念头。今天，依这算命的说来，自己有朝一日还真的能一飞冲天呢！想着，不禁暗暗庆幸。然而，柴荣毕竟是个精细过人的人，他知道“一口灵”这话万一传出去，不但不能给自己添福，而且会招来大祸，因而当“一口灵”还匍伏在地的时候，便嘿嘿一声冷笑，连连呵斥道：“糊涂！全是一派瞎说！我恨不得将你这妖言惑人的相馆给砸了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神情严肃地对颀趺利说：“兄长有所不知，当今世上的医卜星相，很多都自吹是什么‘半仙’、‘铁口’，其实是专靠那些浮词混话，奉承得人家心窝儿十分欢喜，便可多得其利，以诳言肥身。……我等是经商的，能得二分利息，

已是加额自喜了。谁信得了这般人的鬼话！”说罢，衣袖一拂，气呼呼瞪了“一口灵”一眼，拉起颀趺利的手，头也不回朝外便走。正如有首诗所说的：

龙虎行径自不同，

辉煌功业有兆头。

仁心深怀黎民苦，

来日雄威盖九州。

柴荣、颀趺利走了好一段路，这才发觉当时一怒之下，连卦金都没有付给。柴荣摆出十分不快的样子，埋怨说：“刚才都是你出的主意，招来那番没天无日的混话。不揍打一顿，已是便宜了他，还说别的！”颀趺利虽无不可，但小眼珠眨得更勤了，心中琢磨着：常言说，不可全信，不可不信。当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割据，谁知道哪天这皇冕要落到谁的头上呢？记得战国时，吕不韦相助落难的秦公子，使他当了秦主，结果是平步青云，富贵无比。我虽说是爱钱如命，一毛不拔，可眼下身旁这个柴荣，说不定他哪天真的登上皇帝宝座。我下点本钱，多多巴结讨好他，到时候求他看顾自己一下，这不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吗？正想着，两人已到鸿运阁附近。

这是城中最有名的大酒楼，颀趺利死拖硬拉，定要请柴荣到酒楼美餐一顿。“怪哉！这老财迷今天怎么变得大方慷慨起来了？”柴荣还未曾把这事想明白，已被颀趺利拉进了酒楼。

两人刚坐下，早有店小二来到跟前侍候，颀趺利点了好些名菜佳肴，还指定要汴京的好酒宫酒。不一时，酒菜满桌，两人传杯递盏，边吃边谈。柴荣原以为颀趺利准会再提做生意的事，让自己说出下步打算；怎知颀趺利绝口不讲此事，却把算命的事给提出来。他满脸谄笑，侧身轻声说：“柴弟，我俩萍水相逢，一见如故，也甚难得。依我想，算命虽说无凭，但昔年汉高祖屈身亭长，韩信乞食漂母，这也决非独一无二偶的。正如俗话说的，‘寒门产贵子，白户出公卿’，柴弟你如今虽屈身商贾，易货为生，然神龙羈伏，遇时而飞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”说到这里，颀趺利拱手深深一揖，恳求说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，我这人一生所喜欢的就是钱财，到时候，切切能给以照拂，亦不辜负你我贫寒之时的这番交情。”

柴荣这时已喝下七、八盏，酒酣耳热，心悅神怡，听颀趺利这一说，不由把那只正在斟酒的手停住，看了颀趺利一眼，带着取笑的口吻问道：“如到那时候，你要我封你个什么呢？”颀趺利想了一想，轻轻地说：“我作商贩已三十年，往来经过京洛关卡不知多少次；见到那儿的税官，舒舒适适坐着收税金，其中除上缴官府之外，尚剩下很多；一天的获利，便相当我等几个月的收入。我真是说不出的羡慕。若贤弟登了大宝，能不忘愚兄，那便让我当个京洛的税官，我也就心满意

足了。”柴荣听罢，笑着摆摆手说：“你的愿望也太微不足道了。”后来，柴荣即位当了皇帝，仍记住当年说过的话，果然让颀跌利做了税官。这是后话。

且说两人在酒楼一言来一语去，边饮边谈，十分欢洽之时，门外进来个大汉，在对桌坐下。这人军官打扮，腰圆肩阔，浓眉大眼，满面横肉，粗粗短须，一副样子已三分怕人。店小二刚上前问话，他一连叠声呼喝：“快给洒家来三斤上等好酒，五斤牛肉，再另炒几个菜。快！快！”不一时，酒菜送到，这汉子举盏才呷了一口，便将酒泼得店小二一脸，破口大骂说：“你这驴球蛋！酒还没有烫热，就拿来戏弄洒家。”那小二一边拭脸一边呐呐辩道：“你连连催快，这回又怪酒不热，天下哪有这般不讲理的。”这大汉一听这话，越发怒不可遏，喝骂：“反了！你这般臭货竟敢顶撞你白爷爷！”话未了，已霍地扑将前来，张开那毛茸茸的黑巴掌，“拍”的一下，打得店小二脸上像开了染铺，青一道紫一道，连连大呼救命。

邻桌的柴荣此时已十几盏酒落肚，本有六七分醉意，加上自己那霹雳火性子，见那汉子这般无理，不由一腔怒火直冲脑门，大呼一声：“太欺人了！”挺身要同这汉子评理。这汉子把柴荣上下打量一眼，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便蛮横吼斥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这口中乳臭未退、头上胎发犹存的

毛小子，有多大能耐，敢在这太原城逞威？看看洒家的拳头，这就是‘理’，先吃上我一拳！”话未了，已挥拳向柴荣劈面打来。

柴荣是个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硬汉，怎肯示弱，忙侧身避过来拳，随即伸手猛击这汉子的腰部。两人登时拳腿齐舞，从店堂一直打到店前的平地。这时上下左右的人们都围拢过来观看这场恶斗。这汉子原以为这个胆敢管闲事的白面小子不堪一击，便会伏地求饶；如今一经几个来回，见柴荣出手不凡，知是劲敌，也就不敢马虎。两人在平地上，各自摆开架势，使出浑身解数，这真是一场龙虎拼搏：

走如风，站似钉；闪展腾挪，势势有路。

拳打犹如闪电，脚踢好似流星；这一个巧腿登踏来得快，那一个十二连拳用得精。

一时间，两人交手了二十来个回合，难分高低。周围的人看得眼花缭乱，暗暗喝采。此刻，柴荣一经扑打，出了一身汗，醉意已去了三分。他边打边思忖：这莽大汉，我若这样同他蛮打下去，到头来不免要吃他的亏；还得猛里有巧才是。想着就装出一副力量不支的样子，打了一拳，晃身后退。莽汉一看柴荣脚步不稳，心中一喜，赶忙使个饿虎扑食势，来抓柴荣。柴荣见他已经上钩，没有防备，立时使个喜鹊登枝，将双足对着汉子的胸膛用力一蹬，早把这汉子踢倒在地。柴

荣忙跃身起来，扑到汉子身上，左手按住他的头，右手举拳向他背上一连几下，打得汉子火星直冒。这汉子欲要挣扎，无奈背上好似一堵城墙压住了，再挣也挣不起来，只把两手向地上乱扒。

在这热闹时刻，人丛里挤出一名军校，厉声喝叫：“荣儿！快快住手，不得无礼！”

柴荣正待把这欺人的莽汉打个半死不活，忽听脑后有人呼唤；回首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姑丈郭威，猛然想起：我姑丈在节度使刘知远手下当孔目官，如今这汉子也是军校打扮，说不定同姑丈是一起办事的。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，万不可把事情做绝了。想着，赶紧跳起身来，退到一旁。这时，郭威已走到跟前，将那汉子扶起，连连招呼道：“白大哥，我晚来一步，竟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万望恕罪！”

那汉子原被压在地上，心想今天可碰上了丧门星，自己只能竖着出来，横着回去，万没想到有人喊了声“荣儿”，让那小子停了手脚，把自己给救了。他挣扎着爬起身，见到站在跟前同自己搭话的是郭威，心里嘀咕着：自己同郭威虽相识，但不属他的管辖。如今他出面喝住这场殴斗，想必他是这小子的长辈；自己虽挨了几拳，吃了点亏，也只能顺风扯篷，含混过去算了。他一面拂着身上的灰土，一面喃喃地说：“万没想到他是你郭大哥家里的人，也怪小弟一时莽撞，这真是